

“一个人如同一粒尘土，无论怎样飞扬，怎样喧嚣，到末了，还是要落到自家的土地上；一个丈夫，如同一片树叶，无论它怎样张扬，怎样由绿变红、变黄，到末了，还是要落到自己妻子身边……”
——袁隆平



A 向学生发起爱情攻势

1953年，袁隆平作为新中国第一代大学生从重庆湘辉农学院（今西南农业大学）毕业，被分配到偏远的湘西安江农校教书。

光阴荏苒，袁隆平大学毕业一晃就几年了，已到了大龄青年的他仍然是孑然一身。同事朋友们纷纷热心给袁隆平张罗对象。但是，总是介绍一个吹一个，姑娘们都对袁隆平敬而远之。有一次，一位男同事陪袁隆平去“相亲”，袁隆平与女方见面后，女方没有相中袁隆平，反而相中了介绍人，让人啼笑皆非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年轻时候的袁隆平生活太随便，他不仅衣着朴素，而且不修边幅。

袁隆平在农校教书时，邓哲是他的学生。当袁隆平托邓哲的同学向她提亲时，内向的邓哲顾虑重重。“老师和学生谈恋爱算怎么回事？将来我怎么称呼他？他都30多岁了，比我大8岁，会不会年纪相差太大了？”但袁隆平似乎认准了邓哲——这个安静秀气的安江妹子做妻子。

33岁的袁隆平和25岁的邓哲没有过多的花前月下，也没有置办任何结婚物品，两个相知恨晚的大龄青年举行了一个非常俭朴的婚礼。在邓哲眼里，袁隆平是个浪漫心细的好丈夫。新婚没几天，袁隆平就兴致勃勃地邀请邓哲去游泳，这让邓哲颇觉意外。邓哲回忆说：那天袁隆平开会开到晚上11点，回到家非拉她去游泳不可。临出门前，袁隆平特意拿了一把小剪刀。邓哲问他游泳拿剪刀干什么，他说河里有许多渔民布下的鱼网，黑灯瞎火的要是游泳时碰到鱼钩，就能马上剪开帮她脱身。邓哲听完这句话心里暖和得很：“袁先生是个心细如丝的人。这个老公我找对了。”

1990年，袁隆平一家从地处怀化黔阳的安江农校搬到长沙市的新房。新家安了煤气热水器。每次邓哲洗澡，只要二三分钟没有听到流水的声音，袁隆平就会大声喊——“邓哲！邓哲！”起初，邓哲还埋怨，心想自己洗个澡还喊个不停，就含着怨气地回答他：“你喊什么，洗个澡都不消停。”袁隆平听到邓哲出声了也就不喊了。后来，邓哲才知道，袁隆平是担心她煤气中毒，隔一段时间听不见动静就要喊她两声，只有邓哲应两句，他才能放心。邓哲嘴上嫌他“烦”，心里却爱得很。

南京那台供粮社批销 49元/度-05元/度
冬虫夏草
畅销上海 2007-2007年 假一罚十
南京西路170号国际酒店商场
徐汇区江苏北路398号103室 T:63750537

B 所有的问题都替你扛

上世纪60年代末期，上级为了让袁隆平把杂交水稻研究搞下去，决定调袁隆平到省农科院工作，而妻子邓哲未能随调，只好带着孩子留在了黔阳。袁隆平这一走，夫妻双方就开始了长达20多年的异地分居生活。理解支持丈夫的邓哲毫无怨言，独自用弱肩承担起了家庭的全部责任。

在外人看来，袁隆平夫妇感情甚笃，是夫唱妇随的楷模。邓哲笑着说结婚过日子，哪有锅碗瓢盆不磕碰的。但这些磕磕绊绊的事情不是什么原则问题的分歧，只是立场不同，争争嘴而已。作为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的一员，邓哲偶尔能听到来自同事们的声音，而这种声音袁隆平有可能是听不到的。好心的邓哲会把这些下情上达一下，不料却遭到袁隆平的“炮轰”，袁隆平让邓哲不要插手研究所的事情。邓哲则以自己是研究所的一员而争取“话语权”。“吵过两次，就两次。没有结论。我也不知道他听进去我的话没有，没有下文了。”邓哲说，夫妻俩从没有过大的争吵，工作上很少，生活中更没有。“我基本上都听袁隆平的，想吵架都没有机会。”

“人家把他说得太好了，很多不是他专业领域的事情，他也未必熟悉。”在湖南安江时，邓哲快生第二个小孩了，母亲来家里照顾她，需要增加一个床铺。邓哲在学校借了一张有架的床，只需要袁隆平抽时间按照结构拼凑拢来就行，“就是这样简单的事情，袁先生做不来，怎么拼都不是张床的样子。”

邓哲和袁隆平结婚很长时间过的都是两地分居的生活，在安江工作时两口子一年才有不到三分之一的时间待在一起。直到邓哲50岁以后，全家才迁往长沙，住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，夫妻才真正朝夕相处。

1974年冬天，袁隆平的父亲袁烈烈患胃癌，住在重庆市第三医院。他父亲身边的人给袁隆平所在的安江农校发来了病危电报。那时，袁隆平正在海南进行育种试验，抽不出身来，袁隆平的妻子邓哲日夜兼程从安江赶到重庆看望老人。1975年1月3日，袁父去世，她代替袁隆平送终。老人身边，其他后人都到了，只有隆平缺席。他父亲在弥留之际表示：隆平正在忙着搞杂交稻试验，重任在身，无论如何不要他回来。事后，邓哲含泪给隆平写了一封信，告诉父亲去世的事，并告知他把大儿子从重庆接回安江了。此前，大儿子是放在袁父和袁母华靖身边带养的。华靖早年毕业于江苏镇江教会学校，英语很好，对小孩教育细心。

袁隆平有三个儿子，却只有一个属于他的，老大长年跟奶奶生活在重庆，是属于奶奶的，老三从小跟着外婆过，属于外婆。只有老二，5岁的时候，袁隆平出差带着他去海南、广西生活过一段时间，“大家都这么说，这个老二才是他爸的”。

袁隆平给孩子取名也是有意思的，他有三个男孩儿，分别取小名为五一、五二、五三。他说：“我家孩子是单一品种，都是雄性，要有个女孩多好！”到了下一代，他的愿望得以实现，有了大孙女又有了二孙女，两个孙女的名字都是他取的，有意义又富有幽默感：大孙女叫袁有晴，因为出生前一直不停地下雨，生下当天，雨过天晴。第二个孙女是2005年2月18日生的，这天正好逢农历的“雨水节”，便取名“袁有清”。他说：“这两个名字不但叫起来顺口，而且合起来有晴有清，晴就是太阳，清就是雨水，有太阳有雨水，万物自然就会茁壮成长。”

C 他对妻子的爱感动上苍

在袁隆平的记忆里，曾经有一段几乎令他心碎的“黑色”日子。1982年除夕，袁隆平十多年在南方育种第一次回家过春节。正月初二那天，妻子邓哲因突然患急性病毒性脑炎，被送进了怀化地区医院抢救。祸不单行，紧接着，他80岁高龄的母亲也患了重感冒，在家卧床不起，岳母又患脑血栓住进了黔阳县医院。这突如其来的病魔的袭击，给原本其乐融融的家庭以沉重打击，忙坏了本来就不善于操持家务的袁隆平。

他除了紧急动员3个儿子分头服侍病人外，自己则忙不迭地跑三个地方轮流照料病人，从挂号、缴费、拿药，到买营养品、端屎端尿、端茶喂饭，忙得焦头烂额。好在安江农校的老同事曹胖公夫妇及李代举他们热心帮忙扫地抹灰，洗干净几大盆脏衣服，否则袁隆平真不知道如何处理这堆家务活。

那时，邓哲躺在病床上深度昏迷不醒，将近半个月没有睁开眼睛，靠输液维持生命。袁隆平白天照料病中的两位老人，晚上几乎夜夜陪伴在妻子身边。他深情地看着妻子孱弱苍白的脸，柔肠寸断，半是内疚，半是心酸。他喃喃地说，都是我不好，我不是好丈夫，你是累病的呀，可我没办法呀，我离不开杂交水稻，禾苗也离不开我呀，老天不公啊，熊掌和鱼不可兼得……邓哲，我在你身旁，守着你，护着你，你就醒醒吧……说着说着，泪水模糊了他的眼眶。

在以后的日子里，他更加精心照料妻子，回报妻子这么多年他对家庭的付出。他为她抹身子、换衣服，一勺一勺地喂鸡汤；为她背

唐诗，讲故事，轻轻地用英语唱《老黑奴》。他知道妻子心里明白他在为她祝福、祈祷，为她做丈夫该做的一切……也许是苍天有眼，好人有好报，他的真爱和一片痴情感动了上苍，连死神也悄悄抽身而退，不久，邓哲终于睁开了眼睛，神情恍惚地看着丈夫，深情地吐出几个字：袁先生。

“谢天谢地，你总算醒了！”袁隆平高兴得孩童般地笑了，笑得格外开心。接下来，他按照医生的嘱咐，每隔一小时帮妻子翻身，为她按摩。一个月后，邓哲出了院，并且没留下任何后遗症。

2006年邓哲和单位同事在去延安参观的途中遭遇车祸，她的腿严重骨折。身在北京参加政协会议的袁隆平因为担心邓哲，等不及会议结束，做完报告的当天就赶到了西安。“在电话里听秘书形容我的病情，他还是担心。只有亲眼看见我的情况他才能松了口气。这么多年了袁先生这份细心的爱还是蛮感动我的。”邓哲说。

邓哲63岁时学会了开车，考的是自动挡的Z牌照。“当初征求袁先生意见，他还是特别支持。我学了一个月，很轻松过关。”但是袁隆平虽然鼓励妻子学车，却不太主张她常开，更不敢请老婆当自己的司机。邓哲说有一次两口子去城里办事，袁隆平坐过一次她开的赛欧车。虽然邓哲开得有点板有眼，但是袁隆平心里还是发虚。“他害怕坐我的车，可能我年纪大，他不放心。”会开车的邓哲想自己开车出去遛遛却没那么容易，因为袁隆平总要看四周，只要家里有年轻人可以当司机，邓哲就别想摸方向盘。

“袁先生现在对我管得越来越严了。”邓哲爽朗地笑道，紧接着她幸福地补充了一句：“有人管你，说明疼你，是好事。”



袁隆平夫妇对游泳情有独衷



袁隆平和妻子邓哲